

# 论秦牧散文的结构艺术

李星奎 何群

**内容提要** 秦牧的散文,不仅内容博大精深,而且结构灵活巧妙,做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本文旨在探讨秦牧散文在结构上的特色,从一个侧面突现秦牧对我国散文的发展所做的贡献。

**关键词** 秦牧 散文 结构艺术

秦牧是一位涉猎广博而又敏于思索的我国当代散文大师。在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里,他始终“孜孜不倦地在文学沃土上勤奋耕耘,取得了众所瞩目的文学成就”<sup>[1]</sup>。特别是他的散文,不仅题材广阔,知识丰富,见解独到,而且结构巧妙,文笔动人。读了之后,常常使人产生一种海滩拾贝的新鲜感,灯下谈心、月下散步的轻松感。秦牧的散文是中国文苑中的一支奇葩,其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都有独特的魅力。尤其在结构方面,更显出秦牧散文的特殊风致。

## 一、多重时态的交叉

如前所述,秦牧的散文具有内容广博,反映面宽的特点。“举凡国际国内的大事,社会家庭的细故,掀天之浪,一物之微,自己的一段经历,一丝感触,一撮悲欢,一星冥想,往日的凄惶,今朝的欢快,都可以移于纸上,贡献读者”<sup>[2]</sup>。可以说,秦牧散文的题材纵贯了古今,横越了中外。这种超国界、跨时代的题材,使得他的散文在结构上往往呈现出多重时态的交叉。具体说来,就是历史与现实的交叉,历史与未来的交叉,现实与未来的交叉,历史、现实与未来相融合。正是这种多重时态的交叉,把众多的题材串接在一起,形成一张张独具魅力的“情网”,把海内外的广大读者“网”在他的散文里,让读者从他的散文中品味出历史的厚重感,人生的“五味”情。

(一)历史与现实的交叉。这类作品往往以历史事实作为抒情的触情点,通过对一事一物或一画面的描述,引发作者思古之幽情,让读者跟着作者的笔触,到遥远的古代去会一会“古代的诗人们、农民、思想家、志士,看他们的举动,听他们的声音”<sup>[3]</sup>。然后又穿过历史的隧洞,回到阳光灿烂的现实,去观看欢乐的人群舞狮狂欢,无忧无虑的少年嬉戏追逐。《社稷坛抒情》便是这类作品的代表。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深切地缅怀和热烈地歌颂了古代的思想家和劳动人民创造文明的丰功伟绩,抒发了做今天的中国儿女的自豪感。围绕这根感情的主线,作者以社稷坛为触情点,给读者描绘了一个又一个历史的或现实的具体画面,使历史与现实相互交叉,彼此融合。在这种交叉与融合中,作者的思绪一忽儿在漫游眼前的公园,一忽儿又飞越到遥远的古代,给读者呈现出一幅

幅广阔而丰富的历史与现实的交错画面,让读者在短短阅读中领略到古代的风采与现实的灿烂,从而形成这篇散文结构上的一个重要特点:通过写历史来反衬现实,又通过写现实去突现历史。文章的这个特点几乎体现在每一个抒情段中。例如文章的开头部分,先以写实的方法介绍了眼前社稷坛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作用,接着就写作者面对这古老而神秘的五色土坛,突然产生了一种“一种寥廓空旷的感觉”。于是,凭借着思想的羽翼,作者深深地陷入了沉思。他想到了“当年帝王们穿着衮服,戴着冕旒,在礼乐声中祭地的情景”,仿佛“走到一望无际的原野上”,看到了“一个戴着高冠,穿着芒鞋的古代诗人正在用他的悲悯深沉的眼睛眺望大地”,吟咏着诗句。同时,他也似乎看到了那些白发苍苍的古代思想家们“正对着天上的星辰,海里的潮汐,陶窑的火光,大地的泥土沉思”。正是由于这些思想家们的不懈沉思和苦苦探索,才诞生了东、南、西、北、中的五方五土的观念,木、火、金、水、土相生相克的理论,宫、商、角、徵、羽的音乐道理,朴素唯物主义的光辉思想。还有那些奔驰在原野上的农民辛勤开辟田地的画面,为了土地而浴血奋战的农民战争的画面,以及封建统治者为了争夺领地而相互吞并的画面……就在这些历史画面与眼前欢乐的人群舞狮狂欢的画面,无忧少年嬉戏追逐的画面的相互交融中,作者的抒情也达到了高潮。

(二)历史与未来的交叉。秦牧的思想相当开阔。在他的散文中,不单纯是写一事、一物或一事一物的一个历史时期,而是通过这一事一物的描写联想到它的过去和将来。通过这历史与未来的交叉,既呈现了事物的古老面貌,又展望了它未来的前景,从而使描写的事物具有更为深远的内涵。《神奇的手》这篇散文便是如此。在本文中,作者极力赞美了“外表看似寻常”的手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历程中,创造了千千万万种产品,使生活变得文明和富裕起来。“人类靠着它,在高山峻岭开辟了道路,把荡荡平原变成了锦绣,建起了城市,疏浚了河流”,“播种了谷物,驯养了家畜,烧制了陶器,冶炼了五金,创造出千千万万种产品”。人类靠着它,“制造了各种机械和仪器,可以穷究‘至大’到‘至小’的事物的奥秘”,“手的功能,真可以说是神妙莫测、巧夺天工了”<sup>[4]</sup>。写到这里,作者笔墨酣畅,禁不住直抒胸臆:“手,伟大的手!神奇的手!”劳动创造了人,手更是劳动的产物。而在人类社会,手又反过来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的进步。唯其如此,所以人类处处不忘赞美自己的手。比如世界上有许多名画都着力描绘了人的手;世界上有许多博物馆都置有关于人手的艺术雕塑。我们平时赞美卓越的人物,也常常用“手”作为代号,称之为“老手”、“国手”、“好手”、“巧手”等等。可见,人类对于立下了丰功伟绩的手是不会忽视的,因而他们也希望将来人类在其他的星球上也发现聪明的生物。到那时,人们将画一只人手来象征地球的图案,以区别于其他的星球。在这里,作者对手的漫长历史及其未来都进行了描绘。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人的手确实是神秘莫测,巧夺天工的。不论是它的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要加倍地重视它。尤其是对它的未来的期望,更显示出手的重要。读罢此文,人们便对手油然而生一股敬意,从而也让人们认识到,自人类开始生存之日起,人的手便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人类用它创造了自己的历史,用它改变了现实,今后还将用它去建设光明的未来。这只平凡的手,贯穿了人类发展的全部历史。在这篇文章里,作者正是运用了过去与未来相交叉的巧妙结构来展示手的历史与未来,才突现了手的伟大作用,从而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三)现实与未来的交叉。借助某一具体的事物展开丰富的联想,并在联想中寄寓一种或敬重、或赞美、或缅怀的深厚情感,这是秦牧散文在抒情上的一个重要特点。熟悉秦牧作品的人都会感受到他的作品那种流光溢彩的艺术想象力和“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sup>[5]</sup>的丰富感情。旧时代的文人墨客,勇夫壮士,面对祖国山河,要么抚栏低吟,要么仰天长啸,要么迎风洒

泪,要么长歌当哭。但作为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作家秦牧,当他看到泰山的日出日落,南海的潮涨潮退,北京社稷坛的五色土,广州三元里的古战场时,却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独特感受来。他除了表达对事物的缅怀与赞扬之情外,还在对现实的灿烂辉煌的描写中,寄寓了对未来生活的期望,表达了他对新中国的热爱,对新生活的执著追求的诚挚感情。《莲花塔远眺》一文就是这样。在本文中,作者以莲花塔为中心,描写了莲花城、莲花山区、燕子岩、番禺新村等。作者在描写这些地方的现状时,饱蘸浓情,既大力讴歌它们的光辉现实,又惊异于它们的神速变化和壮丽远景。特别是其中的燕子岩,它数百年来浸透了能工巧匠们的眼泪和血汗,记载了封建社会中底层劳动人民的辛酸历史,所以作者认为它是一本“石头的书”。到了今天,它已告别了过去的血泪历史,成了一个“达到很高水平的奇观”。这个用许多代石匠的生命和血汗换来的历史遗迹,虽然不是什么名山大川,也不能与桂林的灵岩溶洞媲美,但作者却从它这里看到了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赫赫功绩,看到了祖国灵山秀水的巨大变化。作者预见:燕子岩虽然目前尚不为多数人所知,但将来它定会同敦煌、云岗、龙门的石窟一样,“必将饮誉四方”!还有番禺县那个农民新村。在这个新村里,洋房林立,“竟有一百二十五座之多”!而这一百多座漂亮的小洋楼又归同一个大队的农民所有!看到眼面前的这种情景,作者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要是在几年前,农民能住这样漂亮的房子吗?回答是:“不敢想!不敢想!”字里行间,充溢着作者对党的方针政策、英明领导的热情歌颂。这个小小的农民新村,分明就是“中国农民终究要普遍富裕起来的一个讯号”,从它身上,人们眺望到了中国农村的光辉灿烂的前景!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秦牧的许多散文都是借助壮丽的现实来抒发对祖国的热爱,展示祖国美好的前景,体现出秦牧散文结构上的现实与未来相交叉的显著特点。不过,秦牧散文的这种抒情结构比起同时代的散文大家杨朔来,又要显得含蓄些。杨朔散文的结构,常常被一种诗的意境支配着。或者说,杨朔的某些散文的结构,正是他从生活里捕捉到的诗的意境和主观感情的支架。只要读一读他的《雪花》、《画山绣水》、《海市》、《香山红叶》、《茶花赋》、《荔枝蜜》这些名篇,便不难发现杨朔的确是把散文当作诗来写的。例如他在《海市》中歌颂了我们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他写的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的海市”。在《香山红叶》中,他歌颂了一位久经风霜的“老向导”,他把“老向导”比作“一片曾在人生中经过风吹雨打的红叶,越到老秋,越红得可爱”。他认为自己和这位老向导相遇,是摘到了一片“最可贵的红叶”,他愿意把他藏到心里去。同样,在《茶花赋》和《荔枝蜜》中,他又歌颂了“为我们美化生活的人”,抒发了自己热爱祖国、热爱劳动的真挚感情。

总的说来,秦牧散文与杨朔散文无论是抒情风格,还是结构艺术,都有明显的不同,前者含蓄,后者诗意。但是,我们不能单凭文章采用了哪种结构形式,表达的感情是否含蓄、优美、奔放、热情去评价文章质量的高低。因为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文学修养和不同的艺术风格,因而他们的文章就有跟别人不同的地方。这也正好说明秦牧的艺术风格和结构艺术与人不同。

(四)历史、现实与未来的交叉。在谈到散文的特点时,历来都有“形散神不散”的说法。但秦牧却认为:“形散神不散”“这话其实全是在散文的‘散’字上做文章,并不是十分准确和科学的。从散文可以涉猎广泛的范围而不要离开一个中心这点来看,此话自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散文并非一定要形散的。紧紧抓住一件事,细致阐述,也可以不一定要形散”<sup>[6]</sup>。秦牧的这种观点相当独到。它不仅澄清了多年来人们的一种误解,而且指出了散文创作的一些规律。确实,散文在一些人的眼中是海阔天空,无所不包的。但它也有仔细阐述一件事物的时候。全文紧紧围绕一件事物,展开

丰富的联想,写它的过去、现在、未来,形成结构上的历史、现实与未来的交叉,是秦牧散文的又一特色。常言道,文若看山不喜平。读者并不喜欢平铺直叙、一览无余的作品。秦牧的散文,往往都从一个横断面或几个有机地连缀在一起的生活片断,反映出生活的全貌,使人不仅了解事物的现在的情况,也了解它的历史状况,将来的发展与变化,从而给人留下一个完整而丰满的形象,进而产生认识上的立体感。

《给一个喜欢骑马的女孩》是秦牧十五年前写的一篇叙事兼抒情、议论的散文。文章写的是1967年作者“被审查”期间,一个小女孩命令他:“秦牧,你做马让我骑一骑!”当秦牧作色拒绝后,那女孩“突然凶恶起来”,抢上前去夺过秦牧的眼镜,把它抛在地上,“悻悻地走了”。这本来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它却深刻地反映出那个被扭曲的时代中人们被扭曲了的灵魂。作者在叙述这件事情时,先从眼前的情况落笔:“算起来,她现在该有二十三、四岁,是个大姑娘了”。也许她“已经觉悟过来,清除了那种恶劣的影响,成为一个品行良好、工作积极的青年”。也许她“已经走上犯罪的道路,讲一口粗言秽语,成为一个放浪形骸,对什么都漠不关心,只对吃喝玩乐感到兴趣的角色。”也许她对“要求别人伏地当马”给她骑的事已经完全忘却,“星期天高高兴兴去逛公园,快快乐乐地在谈恋爱了”。但也许她还记得那一回事,“有时也偶尔有点内疚的心情”。接着,作者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运用凄婉的笔调,叙述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桩桩往事,以及由这些往事引起的各种联想。这些今昔交错,纵横牵扯的情节,使得文章的行文变化多端,错落有致,体现了秦牧那种大作家、大手笔的大家风度,给了读者精神上的愉悦,思想上的规范。同时,作者在叙写这些今昔往事的过程中,始终没有忘记穿插对人物未来情况的描写:“我希望你会成为一较好的人,人间高尚的思想能够照进你的心胸”,“希望你,以及和你类似的一代,曾经呼吸过那血腥岁月的毒尘的人,能够认识那种毒尘的来源和性质,自觉清除它们,这才有利于成长为一个健康的人。”而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必须具备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因为,人毕竟是人,“是血肉之躯的人,有思想、有感情,不是一个木偶,也不是一块石头”。

秦牧的许多散文都是这样,神思飞越,笔墨酣畅,寄情高远,寓意深邃,上溯历史,下描现实。虽然文章内容十分丰富广泛,但决不荒乱杂芜,纷繁无绪,而是紧紧围绕思想的红线,杂而有致,散而不乱。这种历史、现实与未来相交叉的结构形式,使文章具有深厚的历史穿透力,众星捧月的凝聚力,读来令人回味。

## 二、纵横开阖,收放自如

散文贵散,但又忌散。要散就要放得开,如果放不开,就事写事,一览无余,单调乏味,就不能尽吐衷肠,充分表达思想;如果放得开,却收不拢,散漫无归,一味放荡不羁,就会走笔千里,离题万里。放和开是为了更充分地揭示文章的思想意义,挖掘主题的内涵;收与阖是为了使文章集中深刻,不越其度,游离主旨。收、放、开、阖都是紧紧地围绕着作品的主题,从艺术构思的完整性出发的。只有撒得开,收得拢,才能够和谐成文。秦牧既是“纵”的骑士,又是“擒”的能手。他既能把笔墨从文章的中心线索上铺陈出去,联想奇远,又能恰到好处地将笔锋收敛到文章的中心线索上,做到能收能放,开阖适宜。“我骑着思想的野马奔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才又收住缰绳,缓步回到眼前灿烂的现实来”<sup>[7]</sup>。用秦牧散文中的这些警句来说明他自己散文结构布局的特点,是十分恰当的。

秦牧的很多散文都体现了这一纵横开阖、放收自如的特点。比如《智慧的“异体排斥”》、《哲人的爱》、《土地》、《天坛幻想录》、《耶稣抒情》等。现以《土地》为例。在本文中,作者由回到人民手中的土地的巨大变化,引起思考,然后打开想象的电钮,挥洒出去,纵究远古,横涉中外,洋洋洒洒,笔墨酣畅。似悬泉瀑布,一泻千里;如长江大河,浩浩荡荡,大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但就在作者快马加鞭,尽情驰骋的时候,已经作好了勒马收缰的准备。他将大笔一荡,从“很远很远的地方”,“缓步回到眼前灿烂的现实”,将笔墨收归于作品的中心线上,描写了土地的神速变化和劳动人民开天辟地的伟大功绩,对神圣的土地,伟大的时代,勤劳的人民高赞一歌。又如《社稷坛抒情》,作者从一个古代帝王用以祭地的五色土坛遗迹,激发起思古之幽情。于是,“凭着思想和感情的羽翼”,俯视土地,鸟瞰千古,时而想到屈原那憔悴枯槁的面容,悲悯深沉的眼睛,苍凉悲壮的诗句;时而想到地球土壤的形成,历代劳动人民的辛勤耕作,为了土地而浴血奋战的农民战争;时而想到古代思想家对自然之谜的苦思,对五行观念的探索,对朴素唯物主义的构想;时而想到中华民族的诞生、生息和繁衍,更想到了台湾诸岛的解放。在这里,作者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回首往事,迷目五色,醉心现实,留连忘返,大有一去不复归来的气势。但是,作者并没有忘记肩负的使命,于是把缕缕的思绪,飘拂的联想归收为这样一种充满时代色彩的崭新情怀:“做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的子孙是多么值得自豪的一回事!做今天的一个中国的儿女是多么值得快慰的一回事!”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好好地学习和劳动,好好地安排在无穷的时间之中一个人仅有一次,而我们又恰恰生逢其时的宝贵的生命。”

总的说来,运用纵横开阖、放收自如结构的秦牧散文,有一种汪洋恣肆,挥洒自如,摇曳多姿,主题鲜明的特殊风致,读来让人扼腕三叹,爱不释手。

### 三、单线与复线的交错

散文的结构线索通常有单线和复线两种。单线结构是指文章中有一条突出的主线贯通,一脉到底,其它的矛盾线都不作充分展开;复线结构指文章中除了一条主线外,还有若干副线与主线密切相关,互相交错。单线结构多为纵向的,可使读者一目了然;复线结构多为横向的,它可以增加文章的辐射面。如果把单线和复线结合起来使用,则既可以丰富作品的内容,又可以开阔读者的视野,还可以增强文章的思想深度。在散文中,单线就象一个人的主要骨骼,起着支撑全文的作用;复线好似一个人的筋脉,起着连接各方面内容,加深文章内涵的作用。秦牧的许多散文都成功地运用了单线与复线两种线索。例如《无名氏登山英雄》,作者由攀登珠峰的健将们联想到尼泊尔舍帕族的登山向导,赞美那些“无名氏登山英雄”,并把那些登山英雄们与这些向导相对比,更加衬托出无名英雄的高贵品质。作者写道:“不少登山者到达顶点,喜不自胜,如醉如狂地拍照留念的时候,舍帕族的向导们倒不一定参加”。“登山运动者攀上珠峰之顶,创造了纪录之后,一般也就不再作第二次攀登了,而这些舍帕族的登山向导呢,却是一次又一次地导人登山,有好些人还在风啸雪崩中献出了生命,死后,世界上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作者认为,“一般的登山健儿是值得赞美的,而这些几乎从不留下姓名的登山向导的事迹,却更使我崇敬。一般的健儿对冒险犯难只是偶一试试罢了!而他们却把那当作家常便饭。一般的健儿登上峰顶就拍照留念了,而他们却从来很少留下照片。一般的健儿登上一次世界屋脊的绝顶名字就到处传扬了,而他们攀登了许许多多次,甚至因此殉身,却从不留下姓名。”

可以明显地看出,作者对象舍帕族的登山向导们那样具有无私奉献精神,不为名,不谋利的无名英雄们的赞美是文章的主线,是文章的骨干。在此基础上,作者又运用了复线结构,由无名的登山向导联想到了各行业的无名英雄们,加深了文章的思想深度。例如,作者在写无名登山英雄的同时,还写到了那些无名的猎人、渔人、满头大汗的布景师、服装灯光管理人、默默无闻的教练以及无名的编辑和校对人员等等。通过这种单线与复线的交相辉映,文章的思想上升到一定的高度,达到一定的深度,那就是希望人们在崇敬英雄的同时,更要崇拜那些无名的英雄。因为离开了这些默默无闻的普通老百姓做坚强后盾,任何英雄都不可能取得成功。

#### 四、谈天说地自由化

秦牧曾经说过:散文的领域“是海阔天空的”。“除了国际、社会斗争、艺术理论、风土人物志一类的散文外,我们应该有知识小品、谈天说地、个人抒情一类的散文。通过各种各样的内容给人以思想的启发、美的感受、情操的陶冶。”因为“人的辩证唯物思想不是在一天间,也不是光靠读几本硬梆梆的书就能够真正树立起来的”。应该“通过贯串着辩证唯物观点的一切东西”去“教育人们,影响人们”<sup>[8]</sup>。在这里,秦牧指出了散文创作的两大特点:题材应该涉猎广泛,表达形式是“谈天说地”,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秦牧以自己的创作实践证明了自己的论断。从他的全部散文中,我们可以发现,天地间的万事万物,都成了他的写作对象。这些事物,也许是一粒种子,一撮泥土,一把食盐,或者是一只贝壳,一只小虾,一种水果,总之,这些五彩纷呈的大凡小事,一旦到了他的笔下,便放射出了奇光异彩,充满了诗情画意,给人以情感的陶冶,艺术的享受。再就作品的表现形式和结构艺术看,秦牧的散文也独具特色。它可以谈天,可以说地,可以论今,可以道古,丝毫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也不为一景一物所束缚。一堆芜杂繁乱的材料,一经秦牧严谨的剪裁,精巧的连缀,独具匠心的组合,让它们有机地统贯在一根思想的经线上,便都各得其所,各司其职了。关于这一点,《在虚假的事象面前》这篇散文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本文中,作者罗列了这样几个事实:18世纪时,一个德国教授贝林格尔因为没有足够的科学知识而上当受骗;达尔文精明过人,一眼就看穿了一个骗局;一男一女在一个墓顶上谈恋爱,听到墓穴里几个考古工作者的声音后,以为有鬼,于是拔腿狂奔;以及在十年内乱期间颠倒黑白,丑态百出的事等等。这几件事情从表面看来似乎一点儿联系也没有,但一经作者的巧手剪接与缝合,它们便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体。通过这几个国内、国外、人间、地狱的事件的叙写,作者得出一个饱含哲理的结论:“在谣诼纷纭,虚假事象涌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它常常对人作了严峻的考验。一个人的见识水平以至于品德水平如何,在这种考验之前往往无所遁形。”作者要人们扪心自问:“在那大量的虚假事象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日子里,我们的灵魂百分之几象达尔文,百分之几象贝林格尔,或者,除此之外,还有没有象《圣经》里的犹大的?”《潮汐和船》也是这种结构形式的代表。作者在文章中牢牢立足于“船”上,把思想的大网撒向知识的海洋,森罗万象皆收于其中。作者从“我看到船和潮水搏斗的时候,它们扬帆远征的时候,自己的微妙的感受”出发,挥洒出去,讲述了一系列生动的故事。作者天南海北,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无所不写,一会儿在大陆上飞奔,一会儿在海洋中遨游,搜奥探微,笔势汪洋。这些看似庞杂的材料在文章中却表现得井然有序,丝毫没有“散”的感觉。这正是秦牧结构艺术的精华之所在。作者曾经说过:“散文虽散而不乱,全靠思想把那一切材料统一起来,用一根思想的线串起生活的珍珠,

珍珠才不会遍地乱滚,这才成其为整齐的珠串。”<sup>[9]</sup>这是作者的精辟见解,也是他散文构思特色的高度概括。只要读过秦牧散文的人,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感觉:作者行文从容,措置裕如,似信手拈来,漫不经心,仿佛倾囊皆出,把许多知识全放到文章中去,但细加品尝,就会发现作者是在披沙拣金,探骊得珠。

总的来说,秦牧散文的结构艺术是独具特色的。它既有传统散文的潇洒之风,又不乏庄严的主题,于漫不经心的谈天说地之中揭示出深邃的哲理,为中国散文结构的进一步开拓打开了思路。在具体的表现形式上,秦牧散文多呈多重时态的交叉,单线与复线的穿插,在自由自在的谈天说地中,使他的散文具有纵横开阖,收放自由的恢弘气势。我们研究秦牧散文,应该对它的结构艺术引起足够的重视。

## 注释

[1][6]《忆散文大师秦牧》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第268页、第234页。

[2][8][9]《秦牧论散文创作》暨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4页、第2页、第28页。

[3][4][7]《秦牧散文赞》,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1页、第14—15页、第278页。

[5]刘勰《文心雕龙·神思》。

## · 书讯 ·

### 傅昭中主编《法理学》出版

四川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法学副教授傅昭中主编的《法理学》已于今年7月由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我校政法系系列教材之一。政法系青年教师曹继明(副主编)、许小牙,研究生周新楣、甘丽参加了本书的撰写。全书310千字,包括《绪论》及6编,28章。

作为理论法学的法理学,我国近年才开始确立,它的体系和内容目前都处于探索阶段。作者在编写该书过程中,全面研讨了我国法理学近年研究的状况及成果,博采众长,殚精竭虑,大胆创新,在体系和内容上较之传统的《法学基础理论》都有明显的突破。首先,该书以全新的视角,安排了6个部分的序列体系,即绪论、本体论、发展论、范畴论、运行论、价值论。从法的内容到形式、静态到动态,从法治的内部机制到外部环境、纵向范畴到横向联系,多角度、多层次地研讨了古今中外法律现象和发展规律。并且在分析整个人类社会法律现象的前提和背景下,着重阐述我国社会法律现象的基本原理。该书观点新颖,时代感强,集研究性与教学性为一体。无论就法的概念的表述,法的特征和本质或法的发展、范畴、运行和价值等问题,都摒弃了传统的阶级论主线和有关陈旧观念,深入分析了法作为社会关系调节器的自身特点及发展规律。该书在宏观上又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性,注意到作为教材应有的思想性和系统性。该书作为理论法学,有较强的哲理性,对西方法哲学的有关观点去粗取精,作了恰当介绍。蕴含哲理,资料翔实,语言流畅,可读性强,是该书的又一特点。(魏仁)